

第一章

三月，江南，大雨傾盆。

雖說春雨貴如油，可是天公作怪，連續一個月的雨，將整片江南用陰雲遮住，不見陽光。長江、淮河大水暴漲，河壩被怒濤沖得決了堤，洪水肆虐，不到數日就毀掉幾個縣城，一時間災民無數、哀鴻遍野，整個江南陷入了恐慌之中。

就在這時，江南第一大幫派一丐幫幫內，也掀起一波不大不小的浪濤。

「哼！」易林水坐在高位之上，一腳曲起，踩著自己的座椅，整張椅子都朝著後方傾斜，讓他稍稍抬起頭，睨向身邊那群中年男子。

「幫主！請幫主三思啊！」一名長相粗獷的乞丐上前來，苦苦哀求，「易兄弟雖然武藝過人，但未免太過年輕，怕是難挑大樑……」

丐幫老幫主黃見客清咳了幾聲，看向坐在自己身邊那玩世不恭、盡顯調皮的嫡傳弟子，不由嘆了口氣。

大壩決堤，造成無數難民前來投靠丐幫，也使得丐幫成了朝廷的眼中釘，害得他這一幫之主成日奔波勞命，因而傷了筋骨、折了腰，動彈不得。

今年他已經七十有餘，不得不服老了，而自己的幾個弟子之中，就屬小徒弟易林水悟性最高，深得自己真傳，而且為人機靈，應是勝任幫主的不二人選。

只可惜易林水年紀小了些，不過二十出頭，又長了一張娃娃臉，看起來像是個十五、六歲的少年，加上他平日喜歡胡鬧、不夠穩重，的確很難讓幫中兄弟安心。

「諸位兄弟稍安勿躁……」黃見客微微蹙眉，看向自己的年輕弟子，「林水雖然年輕，但人品武功都已經獲得諸位長老認同，只要稍加磨礪，定能將我丐幫發揚光大……」

「師父！」見師父如此袒護自己，一直冷眼旁觀的易林水終於坐不住了，直接起身，輕輕一躍，落在眾多不滿的幫眾面前。

說自己年輕難挑大樑……其實不過是這些前輩看不慣自己這麼年輕就爬到他們頭上去吧！

他冷冷一笑，「師父不必多說，若是有誰認為在下不夠資格，不妨上前一試，只要能贏得過在下，林水定將這幫主大位交出來！」

原本鬧事的幫眾頓時鴉雀無聲。

雖然他們不滿這娃娃臉的毛頭小子當幫主，但是也深知他武功了得，甚至青出於藍，若是貿然出手，只怕會落個丟人現眼的下場。

眼見台下無人敢上前來挑戰，易林水冷哼了一聲，心裡暗罵：這些老傢伙真是怕事又愛面子，敢來找碴卻不敢動手，挑起了自己的鬥意又不願滅火，真是無趣！

「咳咳……」見局面變得更僵，黃見客只得站出來，擋在徒弟和幫眾面前調解，「各位都是我幫弟子，若是動手，怕傷了和氣，不如，讓林水自己選擇一件常人不易完成的任務做為繼任的考試，這樣既不傷和氣，又能讓大家見識到林水的本事，如何？」

「就依幫主所言！」

幫眾見老幫主給了台階，也不敢再惹是生非，只能一起盯著易林水，等待他的回

答。

「林水，你自己說要完成什麼任務。」黃見客說服了手下，便又轉過頭來，拍著徒弟的肩膀，嘆道：「這也算是為師給你的最後試煉了……」

「是，師父。」易林水恭敬的一抱拳，雖然暗恨這些鬧事的傢伙給他添麻煩，不過罷了，這樣也有趣許多，而不只是成天忙著幫裡那些瑣事。

自從江南洪澇之後，他可是日日操勞，連玩的工夫都沒有了，不如趁這機會痛痛快快的玩個夠！

所以必須找個挑戰性高的任務來，不能太簡單無聊……

「諸位！江南洪澇，災民無數，朝廷卻不思賑災救濟，縱容貪官汙吏趁機斂財，還打壓我丐幫義舉，這一切都是皇帝小兒昏庸無能造成的！不如這次就由在下出手，盜取那皇帝冠冕上的夜明珠，讓他見識一下我丐幫的厲害，如何？」易林水笑道，充滿稚氣的臉上浮起兩個酒窩，讓人懷疑他是不是在說大話尋人開心。盜取皇帝冠冕上的夜明珠，這可不是隨便偷得哪家雞狗的小事，要知道大內高手如雲、臥虎藏龍，沒有一定的底子，誰也不敢貿然闖入禁宮，而易林水卻將此事看得如此輕鬆、笑得如此自信，到底是他有這份實力，還是他太過幼稚不知害怕？眾人心想。

「三個月！如果三個月後在下不能完成任務，這幫主之位在下便讓賢！」易林水豎起了三根手指，雙眼瞪著面前一干鬧事之徒，發下豪語。

幫眾被他的氣勢震懾，面面相覷，最後帶頭之人只得出面應下，「好！如果易兄弟真能辦到，我們便服了你做幫主！」

但如果你辦不到，這幫主之位還是趁早交出來吧。易林水在心底替那大漢道出了後半句話，臉上依舊帶著自信的笑容。

就讓他來讓他們徹底明白，什麼叫做實力！

只是希望皇宮不會讓他太失望才好，那養在深宮的皇帝小兒，就等著他前去好好羞辱一番吧！

三月底，京城，煙雨濛濛。

天氣不見好轉，天空一片灰色，皇宮屋檐上滴滴答答落下小水珠，敲擊在庭中綠葉之上，發出清脆微響。

煩透了！

壓抑的天色，也像是藍殷恒壓抑的心情，沉重、灰暗，更顯煩躁。

一退朝，他就鑽進了御書房，無力的癱在書桌邊，手中緊緊捏著一疊奏摺。

江南大壩決堤、丐幫結夥鬧事，多次鎮壓無效，反而越鬧越厲害。

還不止這一樁事，邊疆那些夷族，不知是從哪聽來江南洪澇的消息，竟趁火打劫，進犯邊疆，更有消息說他們正籌劃進軍中原。

更要命的還有，最近京城出了一名神祕夜行俠，據說此人神出鬼沒，輕鬆出入權貴府邸盜取財物，還大刺刺留下字據收條，實在目中無人。派禁軍巡查，抓來的卻全是些街頭浪人，無一人筆跡和那夜行俠相仿，而那盜賊作案則更加猖獗，像

是在嘲笑官府無能……

是先鏟除外憂，還是先磨平內患？兩者孰輕孰重？

年輕的帝王緊咬著下唇，臉色發白，腳邊則跪著一千前來進諫的大臣。

「陛下，這夜行俠鬧得京城雞犬不寧，臣等以為，應該先將其捉拿歸案，以平眾人之怒……」

「陛下，夜行俠肆意行盜，怕是和江南那群丐幫賊子有關，臣等以為，應該將其捉拿，嚴刑逼供，讓他招出主謀，便可將丐幫徹底掃清！」

「陛下，這夜行俠或許是蠻夷派來的奸細，走動京城以偷盜為掩護，實際上是在刺探我方軍情！」

「陛下……」

「夠了！」未待第四人發話，藍殷恒冷冷一喝，讓群臣乖乖閉上嘴巴。

「讓朕靜一靜……你們暫且退出去吧。」輕輕揮了揮手，他眉頭緊鎖。

臣子們見狀，不敢再打擾，魚貫走出御書房大門。

一直保持沉默的太師白夏在退出的時候，稍稍停頓了一下，轉過身來看向藍殷恒，忽然嘆口氣，說了句，「井底之蛙何以觀天下大小……」

井底之蛙……是在諷刺自己嗎？藍殷恒緊緊握拳，冷眼看著他離去。

自幼，這位年輕的太師就沒有稱許過自己一句，反而總是說些莫名其妙的話來暗諷自己。

為了當一名賢明的君主，他日夜苦讀詩書、鑽研帝王心術，也從不沾染女色、不貪圖享樂，只是為了成為不輸給父皇的好皇帝。

可是，努力付出卻未被肯定，而現下的狀況……若是父皇……這時候會怎麼辦？

藍殷恒蹙著眉頭。沉思了一下午，卻依舊無法將心頭煩亂的思緒理平。

傍晚，雨勢漸停，天空難得恢復了晴朗，只可惜很快就日落西山，僅留下一抹淡淡彩霞。

沒多久，月牙上了柳梢，夜色漸濃，寢宮內，藍殷恒毫無睡意，坐在床前看著《帝王經》。

「陛下，該休息了……」門外，大內總管劉公公輕聲提醒，一邊抬起頭，看向和自己一樣滿臉擔憂的御前侍衛統領朱鈺。

「嗯……朱鈺是否也在門外？」藍殷恒聽言後忽然問，門外立即傳來朱鈺熟悉的嗓音。

「臣在。」

「進來，朕有些話想問你。」放下書，他看著門打開，一抹朱紅色身影出現在他的面前。

「陛下。」朱鈺叩首行禮，藍殷恒輕聲免了他的禮，又賜了座。

朱鈺從小就陪伴著藍殷恒，熟悉他的脾氣，所以藍殷恒也養成了習慣，一遇到什麼煩惱事，便找朱鈺商量。

「朱鈺，你是怎麼看的？」將今日群臣們所奏講給了自己的心腹聽後，藍殷恒默默等待著回答。

「這……」朱鈺稍稍抬頭，便看見帝王正眼巴巴的盯著自己。

藍殷恒今年十九，平時總故作深沉，擺出一副生人勿近的模样，處處透著帝王的霸氣和威嚴。

只是眼下，面前這穿著白衣、長相陰柔俊美的青年，早已卸下了那副帝王裝扮，慵懶的托著腮，任由黑色長髮隨意散於胸前，白皙粉嫩的瓜子臉上，一雙狹長眼眸泛著幽幽波光，帶著點誘惑。

因為跟隨此人已久，所以朱鈺才能抵抗住那不自覺發出的誘惑氣息，冷靜回答，「臣以為，諸位大人對丐幫的看法似乎有些偏激。」

「哦？此話怎講？」換了個姿勢，藍殷恒繼續盯著他，一副好奇模樣。

「陛下……可記得小人上次下江南私訪？」朱鈺問道。

「記得，你還受了傷回來。」藍殷恒想了想，不由猜測，「怎麼，那時候你遇見丐幫了嗎？」

「上一次小人受奸人暗算，身中劇毒，好在丐幫大俠出手相救，小人才有命回來面見聖上，否則，陛下今日也見不到小人了。」說著，朱鈺突然向他跪下，請求道：「剿滅丐幫之事請陛下三思，丐幫幫眾並非大惡之人，他們都是頂天立地的好漢，相信他們不會無故作亂的！」

「是嗎……」藍殷恒的眉頭幾乎要扭在一起，他原本已經打算照大臣的說法，鏟除丐幫以絕內患，沒想到自己的心腹卻和臣子們站在不同的立場。

究竟該聽誰的呢？

井底之蛙，何以觀天下大小……太師莫非就是告訴他，被鎖在這皇宮裡的人根本無法看透外面的是非？可是，他又不能離開皇宮半步，哪能分得清楚誰對誰錯？

「唉……朕要再想想。」嘆了口氣，披上淺藍色外袍，他徑直走出寢殿。

「陛下？這麼晚了，您要去哪裡？」朱鈺急忙問道。

藍殷恒回過頭來，淡淡的看了他一眼，「朕要出去走走，你們不用跟來，讓朕一個人靜一靜。」

說完這一句，藍殷恒就走出了殿門，留下朱鈺和劉公公兩人呆呆看著他的背影。

「看來，陛下很煩惱啊……」劉公公嘆了聲。新帝是他看著長大的，對皇帝的習慣，他早已摸透。

當他心裡有事的時候，總是喜歡一個人躲起來靜靜思考，不愛外人打擾，所以整個人更顯得文靜沉默。

正如劉公公所料，藍殷恒的確是帶著滿腹煩惱，獨自走進了御花園。

夜晚的空氣很涼，凍得他有些發顫，花園裡也只剩下些夜裡開的花兒，點綴著濕漉漉的綠葉，一片冷寂。

皇兒……這片江山……就交給你了……

父皇臨終前千叮萬囑，要他做一個賢明之君，他何嘗不想呢？只是父皇駕崩的太過突然，而他又太年輕，還沒做好準備便給推上龍椅，屁股都沒坐熱就接二連三的發生了這麼多事……

兄弟們都太小，能依靠的臣子少之又少，坐在高位上，年輕的他深深體會到孤獨

和無助，彷彿一隻找不到家門的小貓，被逼著學會獨立。

「喵……」一聲柔弱呼喚打斷了藍殷恒的思緒，他循聲望去，發現一旁的花叢中藏著一隻蜷縮著身軀的小貓。

小貓柔弱的喚著，身子瑟瑟發抖，看來像是無意間闖入深宮，卻不知道怎麼回家一般，只能躲藏在花叢中，小心的舔著爪子。

孤苦、無依，真像此時的自己。心中一動，藍殷恒走上前去，顧不得泥土沾上了自己雪白的單衣。

小貓一開始警惕的看著他，但戒心卻隨著他輕柔的動作慢慢卸下，順從的任由他撫摸著牠的皮毛，眨著金色大眼看著他。

「可憐的傢伙……」藍殷恒輕聲嘆道，也不知道是在說貓兒，還是在說自己。

待小貓不再害怕後，他將牠從花叢裡拎了出來抱在懷中，繼續撫摸著牠的腦袋，一邊喃喃自語，「你說，到底該信誰呢？是諸位卿家的話，還是朱鈺說的？」

「喵—」小貓只是喵喵叫，不時伸出小爪子，撓撓藍殷恒的手臂。

「乖。」藍殷恒覺得手上有些癢，呵呵一笑，將小貓摟得更緊，小貓也趁機舔著他的臉頰和脖子，讓他不由笑了出來，「呵呵……別亂動……」

在小貓的陪伴下，他感覺自己全身都放鬆了些，然而就在這時，花叢後方傳來一道悶沉的腳步聲。

小貓往藍殷恒的懷裡縮了縮，而藍殷恒更拉下了臉，「不是說過不准跟來」

原以為來人是朱鈺或者是侍衛，可是當那人出現在他面前的時候，藍殷恒便頓住了。

來者全身裹著黑色夜行衣，只露出兩隻貓一般的大眼睛，炯炯有神的盯著他，帶著一絲好奇和詫異。

夜行衣……莫非這人是潛進皇宮來的盜賊不成

站直了身子，藍殷恒屏住呼吸就要大喊，「來—」

但沒等他呼喚出口，那黑衣人眉毛一動，一個箭步上前，瞬間貼近他身邊。

這人的功夫好厲害！藍殷恒不由愕然。難道是刺客？

「來人一」再想提聲大喊，那黑衣人已伸出手，在他的肩胛處輕輕一點。

一股酥麻頓時襲遍全身，藍殷恒身子癱軟，不受控的向後仰倒過去，穩穩落在黑衣人的臂彎之中。

到底是誰……是來行刺的嗎？

他無法再思考，緩緩閉上雙眼，最後一刻，他看見那人明亮的眼眸裡，似乎帶著一股笑意。

「呼……」黑衣人微微鬆了口氣，看向臂彎裡暈厥過去的人，「好險！」

小貓順勢從藍殷恒手臂上爬了下來，落在黑衣人腳旁，用尾巴勾著黑衣人的小腿，一邊輕聲叫喚。

「哈，小傢伙，是不是叫我不要欺負你主人？你放心好啦，我可不是什麼壞蛋！」

黑衣人笑道，一邊拉下蒙著自己臉的黑布，露出一張娃娃臉來。

來者便是易林水，他深夜潛入皇宮，自是為了打探夜明珠的下落。

原以為只要躲開那些難纏的大內侍衛，就能輕鬆偷到夜明珠，沒想到皇帝小兒也算精明，寶庫裡滿是機關，害他差點中招失手。

正因如此，他沒能找到帝冕，更不用說那顆寶貴的夜明珠了。

「不過，這傢伙是什麼人？」哄過小貓，他轉而看向自己懷裡的人。

這人穿得如此單薄，就不怕晚上冷嗎？伸手貼上對方的臉頰，只覺得冰冷得像是個死人。

「不會是死了吧？」易林水一驚。他雖然不想被大內侍衛抓住，但也不想亂殺無辜，所以才點了對方的穴，讓人昏厥過去，難道自己下手太重了不成？

他趕緊扳正懷中人的臉，準備探探鼻息，手卻在對方的鼻尖下停滯住。

月色下，那張柔美的臉蛋彷彿蒙上了一層白紗，帶著一股神祕氣息，誘得人無法移開目光。

方才他只是覺得這人獨自逗弄小貓呵呵偷笑很有意思，卻沒看清楚，原來這人長得如此漂亮，美得不像個凡人！

看此人打扮中性，加上柔媚的長相，八成是被皇帝小兒玩弄後拋棄的妃子吧！因為夜深人靜還在宮裡亂走，怕被人認出，才故意穿成這副不男不女的樣子……

易林水這般思索著，眼珠子一轉，心中暗笑。

既然今日沒能摸清楚那皇帝小兒的夜明珠到底在哪，先偷他個妃子來玩玩也不錯！也算是狠狠甩了他一個巴掌！

沒錯，偷走人！打定了主意後，易林水便將美人攔腰抱起，踏著輕盈的步伐，迅速竄上牆垣……

第二章

次日一早，御書房內，太師白夏站立在窗邊，雙手反剪，背對著朱鈺。

「今日陛下究竟為何缺席早朝？」白夏冷冷問道，身後人頓時一陣哆嗦。

「回稟太師……陛下身體不適，故無法前來早朝……」朱鈺滿頭冷汗，說話都有些打結。

昨晚陛下說要獨自一人出去走走，還命令所有侍衛不得跟隨，結果沒想到他這一走就再也沒回來，莫非是因為國事太過瑣碎，心煩至極所以才……離宮出走？

當他想到這四個字的時候，早已滿身大汗，若是陛下離宮出走的消息傳開，豈不是會天下大亂？

因此，在和劉公公商量一陣之後，他們才決定暫時對外宣稱陛下身體不適、需要靜養，也以此為由免了早朝，同時派遣心腹密探前往各處尋找皇上的下落。

只是，任何人都好騙過，但想瞞過這位目光犀利、思緒敏捷的年輕太師，似乎有點困難……

「真是身體不適嗎？」白夏轉過身來，微微一笑，冷然的眸彷彿能看穿一切，讓朱鈺立時感覺到無形的壓力，幾乎把他的身體給碾碎。

「是！」

「若是讓本官知道你在說謊的話——」白夏依舊笑著，笑得很冷，讓朱鈺全身發麻，不自覺低下了頭。

「本官定不會輕饒你。」白夏從他身邊走過，腳步輕盈，但丟下的話卻猶如千斤墜，差點壓斷了朱鈺的脖頸。

陛下，您到底跑哪去了啊！他不由得在心底啜泣。

這時，藍殷恒剛剛轉醒，揉著痠澀雙眼，緩緩坐起身子。

久違的日光柔和的點亮了視野，藍殷恒習慣性地一攏長髮，聲音略顯疲憊，「來人……」

「哦，你醒啦？」立即有人上前來，擋住了日光。

聽聲音……好像不是劉公公？這裡到底是……

藍殷恒疑惑著抬起頭，卻看見一張略顯稚氣的臉。

那人穿著普通布衣，頭髮散亂、不修邊幅，一雙大大的眼像是寶石般明亮，很吸引人。

「啊！你……」藍殷恒認出了這雙眼，面前這個看起來不過十幾歲的少年，就是昨晚將自己從皇宮裡擄劫出來的賊！

這膽大包天的傢伙，竟然敢挾持天子，定要將他凌遲處死！

可他滿腔怨氣還沒發出來，易林水已迅速點了他的啞穴，封住他的聲音。

「哼，易兄弟昨夜去哪家劫來這麼個漂亮小妞兒，難不成不當乞丐，而要當起採花大盜了嗎？」

只見他背後出現了幾個乞丐裝扮的傢伙，那一陣輕蔑的狂笑，笑得藍殷恒臉色發白，更加冷冷瞪著眼前人。

乞丐？對方居然是個乞丐？乞丐也能戲弄當朝天子嗎？若是讓太師知道自己被抓進了乞丐窩，肯定又要笑話他丟了皇室顏面！

易林水聽見背後幾人的戲弄後，原本打算還擊，但當他看見美人臉上露出了一絲怒意和不甘後，卻又改變了想法。

看來這個女人還有點傲氣，在嫁入宮之前應該也是個千金小姐吧？

他素來痛恨富貴出身的勢利小人，一見對方露出了厭惡表情，就更想要惡作劇一番，整整面前這個美人兒。

「你們不要瞎說！她可是我自小訂婚的未婚妻呢……」易林水一邊壞笑著，一邊勾起了對方的下巴。

藍殷恒聞言青筋暴跳，起了一身雞皮疙瘩，卻苦於無法開口，只能眼睜睜看著他向自己逼近。

這小子……到底要幹麼？竟然把當朝天子當做女人？他想要轉身躲開那灼熱的視線，卻無法掙脫對方的手。

這看起來年紀不大的傢伙，手勁怎麼會這麼大？還有，竟讓這等危險份子在皇宮裡來去自如，回去後一定要好好處置朱鈺那群疏於職守的廢物們！

就在他恨恨的想著時，那隻捏住他下巴的手更加使力，逼得他抬起頭來，和手的主人四目相對。

「娘子，不要害臊，妳遲早是要過門的。」易林水微微一笑，他能夠感覺到她正

在顫抖，但是臉上卻依舊露出惡狠狠的表情，幾乎快要將紅唇給咬破。「妳……」他有些不滿的皺了下眉頭。

自己當真就這麼令人討厭嗎？

手指伸到那薄唇中間，撬開緊緊咬在一起的貝齒，讓美人鬆開可憐的下唇，接著，易林水便俯身貼近，捂著她的嘴唇，那角度可以讓背後的人看起來以為他正在親吻對方。

「唔……」藍殷恒閃不開這突如其來的非禮，只覺得唇瓣上碰觸到了溫熱的手掌，觸感並不令人討厭，只是這樣的距離太過親近，讓他渾身不自在，特別是在看見對方那雙明亮的眸子後。

他急忙閉上雙眼，不去看眼前人，臉上卻漸漸泛起紅暈。

輕輕一笑，易林水舔了舔自己的嘴唇，戲謔的說：「不錯，娘子的味道還是那麼棒！」

聽見對方如此無禮的調笑，藍殷恒又睜大了眼，帶著滿腹委屈瞪了過去，見那人毫不知恥的衝著自己壞笑，也只能不甘心的別過頭去。

「看，我娘子害羞了！」直起身子，易林水看向身後的人，「都是你們這些礙事的傢伙害的！」

他背後那些乞丐聞言，一個個都覺得尷尬，眼睛也不敢再朝著藍殷恒這邊看。

「那……那我們……」為首的一個乞丐嘀咕著，易林水當場冷下了臉。

「怎麼？你們還不給老子滾出去？要看我和我娘子親熱不成？我是不介意，但我娘子的細皮嫩肉怎能給你們這群流氓看見？」

「你！你這……」為首的乞丐頓時舌頭打結，眼看著易林水又要俯身去親吻他的娘子，再厚臉皮也待不住了，只得哼了一聲，「我們走！」便帶著一群人乖乖退了出去，心裡卻是萬分惱火，暗自思索著該找什麼法子來整整易林水。

閒雜人等都退出去後，屋子裡便只剩下藍殷恒和易林水。

易林水這才放過了眼前人，重新坐起身來，確定沒有有人在門外偷聽，才重重的嘆了口氣，「呼，嚇死老子了！」

藍殷恒根本不理會他的自言自語，逕自環顧四周，心中感慨：不愧是乞丐窩，窮得只剩下牆壁和稻草！

「我問妳，妳是什麼人？」易林水笑著戳了戳對方的臉頰，只覺得眼前人的肌膚細膩，又有彈性，便忍不住再戳了戳。

藍殷恒厭惡的躲過那隻髒兮兮的手，一邊冷冷瞪著對方。

點了他的啞穴還問他話，這小乞丐是傻了還是瘋了？

「我知道，妳是受皇帝小兒冷落的妃子，對不對？」易林水見對方那副模樣，心裡樂了，也不急著替她解穴，繼續自問自答，硬要讓對方乾著急。

藍殷恒忍不住在心中大罵：妃子？他到底哪裡長得像女人？他可是堂堂的一國之君！

啊！不行，不能讓這傢伙知道自已的身份，否則恐怕會給自己帶來殺身之禍！

「其實妳長得很好看啊，皇帝為什麼要冷落妳？」易林水繼續發問。

但這一次藍殷恒更不理會他，甚至連看都不看他一眼。

「我知道了，就是妳這副冷冰冰的模樣！」他又一次抓住眼前人的下顎，將她的腦袋扳正過來，逼她看自己。

那雙眸裡閃爍著冰冷，表露出主人心裡的怨恨。

這美人是在恨自己把她帶出宮來了嗎？可是皇宮有什麼好？就像是個鳥籠一樣，關得人透不過氣，還不如像他一樣走南闖北，多逍遙快活……還是說，這美人是對那皇帝念念不忘？

「妳是不是不太瞭解怎麼取悅男人，所以才會遭到冷落？還是那皇帝有了新歡，喜新厭舊？」易林水的手指玩笑般的蹭過對方的唇，果不其然，他看見美人冰冷的臉上浮現出一絲怒意。

都被拋棄了，竟然還不喜歡聽別人說皇帝壞話？難道這雙柔軟的唇，就只能屬於那個該死的狗皇帝嗎？

想著想著，易林水發覺自己不知不覺間竟有些走神，不由在心中哀嘆：糟糕，他有點不想把人還回去了，不過，被人偷走的妃子就算回到宮裡也不會有什麼好下場吧？倒不如假戲真做，乾脆讓她當自己的女人，反正他易林水不過是個乞丐，也不怕穿破鞋。

既然這樣，得對這小美人好一點，讓她徹底死心的跟著自己！

「不如妳一」他正要說話，房門卻忽然被人推開。

「易兄弟！」這一次進屋的人穿著各異，有乞丐、也有普通平民百姓，還有打扮妖媚的歌姬，沒過多久，整間屋子就站滿了人。

「嗯？你們來做什麼？」見街坊鄰居們忽然闖進來，他嚇得立即鬆開手。

藍殷恒趁機立刻扭過身子去，側向牆壁，不想讓別人看見自己現在這副落魄的模樣。

「易大哥，聽說你要成親了？」一個姑娘開口就問，讓易林水當場怔住。

「誰……誰說的？」

「你就不要隱瞞啦！李大他們都說了，你連媳婦都帶回來了，嘿嘿，這麼件大事還想瞞著我們不成？」另一人一邊用手肘撞著易林水的腰，一邊壞笑，「弟妹現在可是在害羞？莫非我們不小心打擾了你們親熱？」

易林水這才恍然大悟，原來是剛剛退出去的那群人搞的鬼，他們是想讓自己難堪嗎？

他眼角餘光瞥向身後，只見那美女氣得雙肩微顫，不禁微微一笑，撓著後腦裝出一副青澀模樣來，「哪裡哪裡，嘿嘿，還沒成親，我也沒那麼大膽啊，還是大白天呢……」

「哎呀，林水可也到了成家的時候啦，何必這麼磨磨蹭蹭呢！依我看，擇日不如撞日，不如今晚就成親吧！平時你可沒少幫咱們，今天這酒席，就由咱們給你辦了！」一位大娘笑著提議，馬上得來不少人的應和。

「就是說！今天還正巧是黃道吉日，既然弟妹你也帶來了，就趁今天把婚事給辦了吧！」

「沒錯！我們可都巴望著你這小子成親呢，你成了親，這條街上的姑娘們可就能安心了……」

「說什麼呢，死鬼！」

眾人吵鬧了起來，易林水只能在一旁陪笑臉，心道：完了！這回假戲真的要真做了！可是小美人還沒哄好，就被別人趕鴨子上架，日後少不得要埋怨自己強搶民女了吧……

「易兄弟還有什麼好擔心的嗎？老夫就給易兄弟做個主，定你的大喜之日，這樣你可還要推託？」一位白鬍子老頭拉了拉自己的柺杖，不容拒絕的模樣，讓易林水苦不堪言。

而這頭，藍殷恒聽著背後的動靜，臉上浮現幸災樂禍的笑容，心裡暗想：誰叫你胡說吹牛，這會就讓你吹破牛皮！

「好！既然大家這麼極力督促，林水也不好意思違抗，晚上大夥可要多喝幾杯，這畢竟是小弟我頭一次成親啊！」

就在藍殷恒暗想著這鬧劇終於可以結束時，背後那人忽然冒出來這麼一句，嚇得他身子一顫。

他不會聽錯了吧？這小子真要胡來嗎？他真不知自己可是堂堂正正的男兒身嗎？

易林水雖背對著佳人，卻也猜得出對方現在的表情，心裡暗自得意。誰叫妳笑話老子，這回看誰比誰更難堪！

「你這小子！什麼頭一次不頭一次的，該不是還沒成親就想娶小的吧？真是欠扁！」一個兄弟上前來攬著易林水的脖子，捏著他的臉頰，「你以為你是皇帝老子，可以三宮六院的啊？竟然敢當著弟妹的面說這種話，讓哥哥來教訓教訓你！」幹麼又扯到他！藍殷恒恨恨的咬著牙。那三宮六院也不是他想要的，都是那些大臣們一個勁兒的把自家女兒塞給他，能怪得了誰？

轉過身看向面前扭成一團毆打那個名叫易林水的人們，他思索著該如何告訴他們自己是個男人，讓他們快些打消什麼成親的荒唐念頭，放了自己。

但這一回身，屋子裡頓時鴉雀無聲，眾人無不倒吸一口冷氣。

白色素衣、披著淡藍色外袍，雖然做男子打扮，不過的確是個漂亮的美人，特別是那雙眼睛，帶著點淡淡的傷感，欲言又止的神色更加動人。

「呃，弟妹為什麼不說話？」

終於有人發現了蹊蹺，藍殷恒正想比劃，被眾人圍毆的易林水卻從人群中狼狽脫身，搶笑道：「哦，咱家這口子是啞巴，不會說話！」

「哦……」眾人頓時領悟了過來。就因為是個啞巴，所以就算長相出眾，也只能嫁給易林水這窮小子，搞不好還是哪家不要的棄婦……

當然，這樣的猜測沒有人敢真的說出口，大家無不想著，只要易林水覺得好就行了，更何況以這兩人的外表，在一起就像是金童玉女，相配的很！

在旁聽見易林水「說明」的藍殷恒則是怒火上湧，明明就是那混蛋點了他的穴不讓他說話，卻還謊稱他是個啞巴？日後一定要將這混蛋的舌頭給割了！

不，現在必須冷靜下來，要好好想想該怎麼脫身……他靜下了心思，臉上再沒有半點表情，只是冷冷掃視眾人。

被這麼一看，大夥都覺得不好意思起來，立即打著哈哈告辭，一邊還叮囑易林水，今晚要好好照顧妻子之類，聽得易林水心裡叫苦不迭。

好好照顧？他看起來哪像會照顧人的？不欺負死對方就算不錯了，只是，這下真的要成家嗎？

他就是因為害怕成親後被束縛著，才一直沒有找媒婆提親，不過，如果對象是這麼個大美人的話……被束縛住似乎也不壞吧？

這樣想著，心情又變好起來，他忍不住衝著眼前美人笑道：「娘子，我先出去忙啦！妳先好好休息，今晚……嘿嘿，可能會讓妳睡不了覺哦！」

滾！藍殷恒在心底恨恨的罵著，手在身側摸索，但是根本找不到可以投擲的武器，只好將鞋子用力砸了出去。

手一伸，易林水不偏不倚的接住了飛過來的鞋子，調笑道：「打是情罵是愛，看來娘子對我是真愛！」

眼看對方又在摸另一隻鞋子，他才急忙逃到屋外狂妄的大笑起來。

藍殷恒氣得直發抖，卻又無可奈何。

俗話說，虎落平陽被犬欺，他雖然貴為天子，卻沒有拳腳功夫，此時當然逃不出這大乞丐的手掌心。

所以當晚，他還是無奈的被迫上了喜堂。

為了防止好事被破壞，易林水事先點了「妻子」的穴位，讓她雙手無法動彈、嘴也說不出話來，只能任由媒婆胡亂給她套上喜服、蓋上喜帕，拉著她東轉西轉，彎腰行禮……

真是莫大恥辱！藍殷恒按捺著心頭怒火，任由那些人擺布完後，就被丟在喜房裡。該死的一群窮鬼，難道成親也不知道先讓他洗個澡嗎？一洗澡不就知道他不是女人了嗎？這群白癡！哪有人就這樣給新娘子隨便套上件紅衣服、蓋著紅布就去成親拜堂的？難道真得等那個混蛋回來，脫下他的衣服，才能看出來自己不是女人想到這，他的嘴角又一次抽搐，身為高貴的君王，竟然要被人強迫脫衣，在陌生人面前赤裸身子……這可是大不敬的欺君之罪！

不過看外面如此熱鬧，那混蛋的人緣似乎還挺好，身邊竟然有這麼多朋友幫忙張羅。

想想自己，自幼身邊陪伴著的不是內官就是宮女，只有朱鈺一個心腹，但也不能稱之為朋友……

想到這些，他竟然有些羨慕起易林水來，但他絕不會承認自己羨慕那窮酸又沒教養的乞丐。

他並不知道，易林水人緣好也有人緣好的煩惱。

被諸多朋友一番戲弄，猛灌了不少酒後，易林水覺得自己的臉頰都有些灼熱。

「唔，我要去見我家娘子……」晃動著身子，他用力推開身邊的友人，步伐踉蹌的朝著新房走去。

聽見背後一群兄弟指指點點，笑話新郎酒量太差，今晚怕是幹不了什麼大事，他回過頭來狠狠瞪了眾人，接著嘿嘿一笑，繼續一搖一晃的摸入洞房，剛一進門就被門檻絆得摔了個狗吃屎。

「哈哈，易兄弟，不要猴急啊！」門外傳來一片大笑，驚得藍殷恒急忙坐直身，頭上的紅蓋頭因動作過大而掉落。

只見穿著紅衣的易林水狼狽的從地上爬起來，扶著門朝外面亂罵一陣，「混蛋！少來湊熱鬧，滾回去睡覺！」

可他越是罵，外面的人就笑得越厲害，氣得易林水差點把屋裡的東西砸出去，才讓眾人散了場。

等哄鬧的人走光了，他才闔上房門，轉過身來看向床上的人，然後嘿嘿一笑，露出一排潔白的牙和兩個小酒窩。

藍殷恒一楞。今日他一整天都蒙著紅帕，沒注意到原來這小子稍微打理一下後，模樣竟截然不同。

稚嫩可愛的臉蛋讓人一看就想揉幾下，雙眼更有神采，好像兩顆璀璨的寶石，烏黑短髮則讓他顯得很有精神，和早上亂糟糟的邋邋模樣簡直判若兩人！

這人真的是剛剛戲弄過自己的易林水嗎？

藍殷恒臉上微微發燙，不知道為何，總是想起對方曾貼近過他的臉，和噴在頰邊的炙熱呼吸。

「娘子……」易林水像是個老色鬼，一邊賊笑一邊摸到床邊，故意打著嗝，吐出一嘴酒氣，逼得藍殷恒立刻扭過頭。

就算這小子長相再可愛，這一臉壞笑依舊讓人對他恨得牙癢癢！

「娘子可是在害羞？別怕，為夫以後會好好待妳，絕對不會和那狗屁皇帝一樣負心薄情！」笑了笑，易林水直接撲了上去，一手摟住佳人的細腰，一手順著衣領滑入，剝開層層衣衫，探進單衣裡一陣亂摸。

這該死的乞丐！

藍殷恒蜷縮著身子忍受對方的無禮，可當那隻大手撫摸過胸口的時候，一股怪異的酥麻感卻襲遍全身，讓他咬緊牙關，漲紅了臉，呼吸也變得紊亂。

就在他快要受不了的時候，易林水卻猛地抽回手，臉上的醉意一時全消，雙眼瞪得極大。

這小子果然是裝醉！藍殷恒暗哼了一聲，仰起頭，雖然有些微喘，仍毫不示弱的看著對方。

「你……」易林水楞了片刻後，忽然出手往下摸去，果然摸到了他想像中不該有的東西，嚇得一下子從床鋪上滾了下去。

天！這美人兒竟然是個男的